

卷首 序總目像圖

卷一 一星野圖說

卷二 二菩薩聖迹

卷三 三全山形勝

卷四 四寺庵勝概

五感應靈異

義眉山志 葉恭綽敬題

上册

重修峨眉山志流通序

普賢菩薩道證一真德圓兩足。住寂光而興慈運悲。輔善逝而帶累付因。具遮那之全體。示居補處。結華嚴之大義。指歸西方。雖盡十方。法界無非所住真境。而此大光明山。實爲應化道場。溯其立名之意。蓋以佛光晝現。聖證夜來。亙古今而無或隱滅。盡來際以啓牖羣生。由是之故。致此峨眉寶山。亦稱大光明焉。一以形勢立名。一以聖迹取號。固無別種因緣也。而一班不知菩薩德相者。欲借經言以見重。謬引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西南方有處。名光明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曰賢勝。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夫如來在天竺之中。摩竭提國。成等正覺。說華嚴經。凡歷七處。而有九會。初會即在菩提場說。二會七會八會。皆在普光明殿說。此殿亦在菩提場中。菩薩住處品。乃第七會所說之一品。先說東南西北之四方。次說東北東南西南西北之四維。方位次第井然不亂。彼見有光明山三字。遂謂此西南方。指震旦國之峨眉。在中國之西南。於現有菩薩名曰賢

勝妄加註曰。卽普賢也。普賢亦名徧吉。未見又名賢勝也。援經而深悖於經。是欲令人生信。而反致人起疑也。不知普賢之德相。以如來智慧。窮劫莫宣。華嚴經八十一卷。其發揮普賢菩薩神通智慧。道德功業者。有十餘卷。經若稍加研究。則何肯謬引。譬如輪王駐處。卽是王都。光明到處。了無黑暗。由是今志特立菩薩聖迹一門。於中分爲六章。一釋名。略釋普賢名義。二修證。節錄悲華。楞嚴。二經。以明菩薩因地修證工夫。然據如來不思議境界經。則菩薩久已成佛。其本地非佛莫知也。三德相。略引華嚴經。稱讚菩薩不可思議神通道力。四法要。略明菩薩所說法要。而普賢行願品。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普勸善財。及華藏海衆。一致進行。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而爲華嚴一經之歸宿。是知此一卷經。大開淨土法門。實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衆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三根普被。聖凡齊攝。末世行人。皆當依止。故錄其全文。以期同登蓮邦焉。五利行。節錄法華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略明菩薩衛護行人之事。六應化。明菩薩證窮法界。故於十方法界。隨類現身。

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故十方世界。皆可作菩薩道場。然欲衆生投誠有地。故特於峨眉山。示應化焉。須知菩薩應化。有普有專。普則大衆咸得親見。專則唯己自心明了。例如雲端現相。衆目同觀。圓光攝身。縱齊肩並立。有許多人。而人各見己身。不見他身。於此二者。可知菩薩神應無方。非凡夫二乘所能測度。具此不思議義。又何必謬引經文以自誣。而貽人笑柄耶。舊志所載。殊多訛謬。如千歲寶掌。於卷二諸經發明云。漢永平癸亥之前。已住此山。蒲公見鹿迹如蓮華。徑投寶掌問之。掌令往洛陽問摩騰法蘭二師。蒲公于甲子往洛陽。謁二師。不知甲子。卽明帝七年。始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往西域尋佛法。至十年丁卯。二師隨諸人始來洛陽。按傳鐙錄本傳云。東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來中國。魏晉間入蜀禮普賢。留大慈。舊志本傳只略東漢獻帝等一句。何不以此證前之訛。而竟兩存之。亦不說其孰是孰非耶。於一生不至西蜀之智者大師。亦爲立傳。且日與茂真尊者。孫真人。弈碁於呼應峯下之碁盤石上。又建呼應庵以居。均以相呼相應以弈碁。爲峯名庵名。作此說者。

不但不知智者。且絕不知佛法。智者一生。以身爲法。作後學模範。何得日與閒僧曠道。常行犯佛禁戒。玩物喪志之事乎。玄奘生於隋文帝仁壽四年甲子。其兄長捷法師。令其出家。居洛陽淨土寺。十五歲。因隋室喪亂。至長安。時唐室初立。尙事翦削。無暇弘法。遂與其兄往成都求學。未幾。聲聞遠著。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思欲入京。以期聞所未聞。爲兄所留。遂私遁。由三峽達漢陽。至相州。沿途求學弘法。後至長安。欲追法顯智嚴之迹。結侶上表。往遊西域。求所無經。斯時世始太平。中外尙未交通。故詔不允許。衆咸退心。師獨不屈。乃於貞觀三年八月私去。歷一十七年。始回中國。及至于闐。卽遣使上表。太宗優詔答之。且令沿途有司。各爲護衛迎送。師聞帝欲問罪遼濱。恐稽遲不遇。遂兼程而進。由流沙至沙州。是由甘肅而來者。帝勅有司。備儀仗相迎。忽至京城之西漕。有司莫知所措。以按程備儀師兼程而進故致有失此後日事翻譯。未及卒業而寂。何得有履西域。至峨眉九老洞。值聖眞說偈授經之事乎。但以世遠人亡。屢經滄桑。志乘軼失。無所依據。遂致以訛傳訛。無由考正。故致然也。當明季時。胡世

安公好遊山而信佛。未息心以研究。故其博採藝文。輯譯峨籟。實爲清蔣虎臣山志之權輿。虎臣自謂於譯峨籟一字不遺。然其所錄。總以敘述山峯之聳峻。巖壑之幽秀。風雲之變態。寺宇之興廢而已。至於普賢興慈運悲。四衆竭誠盡敬之所以然。尙不能稍爲形容。況菩薩之本地風光。四衆之心契覺海者。又何能一爲形容耶。又此山昔有道教。自大法昌明後。漸次歸真。明果滅妖。乾明作中峯之寺。羽流感德。黃冠爲緇衣之僧。自後一致進行。歸依三寶。道教絕響。已千餘年。舊志於普賢及古高僧有經傳可考證者。尙多錯訛。況於絕響已久之道教事實。能無訛謬乎。黃帝往空同山。問道於廣成子。載於莊子在宥篇。何得又往峨眉。復問道於天皇真人乎。天皇真人。卽廣成子。黃帝係有天下之責任者。非閒曠僧道隨意雲遊者比。空同已去兩次。而有所悟。卽廣成子移居峨眉。黃帝何得又往峨眉。況蜀道之難。今尙興歎。當黃帝時。不比今更難百千倍乎。故知此諸記載。悉屬虛設。卽的確之極。亦無關緊要。以此所說之法。乃佛法中人乘天乘兩閒之法。峨眉道教久已絕響。又何猶立此法。以致

後世惑於兩歧。莫知去向乎。故將此種記載。多爲刪去。揭佛日以普照三根。亦天皇眞人之讚許者。印光一介庸僧。何敢妄充通家。修輯四大名山之山志。但以挂搭普陀三十餘年。民十一年。定海知事陶在東公。倡修普陀山志。請邑儒王雅三先生主其事。王君於儒可稱博洽。於佛未涉門徑。志成而山中耆宿。命光重修。光以近來刻排各書。了無有暇。至十九年。掩關蘇垣。始得出書。一弟子李圓淨。熱心公益。謂普陀五臺峨眉九華。爲中國四大名山。師既將普陀志修妥印行。五臺峨眉九華三山志。亦不得置之不理。於是特祈前著觀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及歷史感應統紀。佛學救劫編之江西彭澤皈依弟子許止淨居士。標示綱要。光但任其割貼安頓。與印行。校對則歸於現遙領贛州壽量寺住持德森法師。與陳无我居士。五臺志去年已出書。峨眉志不久亦可付印。九華志或於明年春夏間可出。四山舊志。唯五臺最嘉。普陀次之。峨眉又次之。九華最居其下。良以三山志皆屬不通佛學之儒士所修。故致買櫝還珠。敬卒隸而慢主人。只在山之形勢變幻處致力。不在菩薩興慈運悲。拔苦與

樂處形容。志山而不志佛。顛倒行事。雖有其志。不能令見者聞者增長善根。種菩提。因此今志之所深致意者。故爲略示其意。然以未曾親歷其境之人。不能詳加詢訪。故只按舊志及諸經傳。而爲證訂。至於近來名德及新建築。概不加入。以免逸軼名德之咎。挂一漏萬之譏。具眼知識。當能諒之。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孟秋。古莘常慚愧僧釋印光撰。

峨眉山志舊序一

嘗讀冀越通云。地脈向中國來者三支。南絡發崐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直南折而東。爲五嶺。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絡於吳閩越。是峨山爲崐崙之次。明矣。故有伯仲之稱。又讀書記洞詮云。三峨高出五嶽。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顧其山不入五嶽。而列於四大名山之一。其初爲天皇真人。卽廣成子所居。軒轅黃帝問道於此。授三一五牙之經。繼爲普賢菩薩道場。設化城。居大衆三千人。有佛光聖證之現。而琳宮梵刹。踵事增華。遐方瓣香重繭。遠近遂化而爲釋氏區宇矣。要之峨眉

固自峨眉也。善乎胡菊潭先生之言曰：斯山真面目，不隨蓬海三淺，知言哉。然往古來今，事迹變幻，如騎牛而仙，歌鳳而隱，刺蟒以救黃冠，跨虎而渡溪漲，人之異也。龍子可掬，杪樨燦爛，雷鳴於山腰，雪積於盛夏，物之異也。洞傳伏羲鬼谷，徑險鶉鵲鑽，天空樹老僧，定數百年，兜羅緋雲，鋪幾千丈，景之異也。其他幽奇奧邃，莫可殫述。題詠記讚，累案盈紉，不有山志，烏乎稽考。自明代己卯，菊潭先生遊峨，已云索山志舊著，罕有存者。唯喻廣文志祥有山志脫稟，菊潭謂其蒐羅博而未精，考核詳而不要，去取臆而附會多，尤劣於山史一卷。經菊潭評駁，其書遂不傳矣。乃菊潭先生三次登峨，著譯峨籟，後三十餘年，金陵蔣太史虎臣寓峨山，始取峨籟，稍加增益，爲山志。然太史被二豎相侵，草草卒業，倫次欠楚，未付剞劂而捐館。因是尙闕焉有待。其稟藏於可聞禪師之笥。余以今上之二十有五年，奉命分巡建南，峨眉乃吾隸也。念境內名山大川，不有以表彰之，不可。況修廢舉墜，尤關職業，失今不志，後將無述。爰取虎臣太史脫稟，與宿士商訂，重加修飾，分條析項，淆訛者正之，紊亂者清之，繁蕪者

裁之迹無與於茲山者去之。事可紀於近今者增之。一筆墨間而峨之山水形勝宮觀殿刹人物古迹詞翰藝文瞭如指掌。燦若列眉。可以備窮搜。可以供臥遊。蓋自是而峨乃有山志矣。亦以成菊潭先生虎臣太史二公未竟之緒。而余且得邀靈於名山。以追曠事之譏云爾。

清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季夏之吉中議大夫分巡建昌道按察司副使今陞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錦州曹熙衡素徵題。

峨眉山志舊序二

西蜀之有峨眉。坤輿一巨鎮也。北控三川。南界百蠻。井鬼之所照臨。神仙之所窟宅。雖祀典不在五嶽之列。而功實過之。禹貢紀載而後。常璩任豫張華酈道元輩表章精奧。不一其人。宜矣。余奉命撫蜀。職在奠安。常懼一物失所。貽山靈羞。甫下車。值有採辦柑木之役。單騎邛邛。探尋運道。因得一登初地。而軍務旁午。信宿言旋。其中谿谷之幽異。風雲之變幻。恍惚一寓目耳。然以險遠崎嶇。繕疏陳請。蒙恩罷採。民獲休

息。雖皇仁覃敷。不可謂非茲山之靈。默相而呵護之也。余性耽山水。而拘牽官署。每憑欄送目。覺三百里外。雪光雲影。遙遙襲人襟袖。欲尋古人紀載。以當臥遊。而兵燹之餘。燬失殆盡。一日川南憲副曹君。持峨眉山志相示。則憲副啓其事。而余首閱圖說。出近代胡菊潭相國手。修志凡例。斷自蔣虎臣太史。嗟乎。茲山之在西南。詎止比肩於嵩岱。衡廬武夷。雁宕之勝。登茲山者。詎無有好遊如尙平。康樂其人者乎。往哲無聞。歌詠中絕。河山之變。增人悽感。然所載古迹勝境。若光若鎧。若臺若榭。以迄於藝文志餘。列諸几案。綽然如陵嵐霧之幽深。沆瀣之芬冽也。宗少文曰。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遠。余無俟筇輿策杖。而坐收茲山之奇秀焉。又爲之一快矣。抑峨眉有屏翰之功於蜀。而禋祀遜五嶽。說者以爲名山之隱逸者也。

清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歲仲春之吉。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巡撫四川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楚黃姚締虞撰。

峨眉山志舊序三

昔逸少先生志遊峨而卒不果。恆太息緣之未足。衲每服膺其言。及成峨志。而益感慨係之。夫山之於人。與人之於山。洵有緣也哉。太史虎臣蔣先生。木天顧輔。一旦塵視軒冕。扶舁來峨。止蒲榻於山寺。出其奚囊所貯峨山志藁。與衲訂以見聞。風雨晦明。兩易寒暄。成帙一十八卷。而志餘一卷。尤叮嚀旨趣。言言金石。字字醍醐。起茲山從前之所未有。而一一開其面目。山顧於太史。有前緣耶。不然。太史初未涉於峨。而乃斂其散逸。以集其成。寸寸而纍。早已脫稟於燃藜天祿。度日花磚。珥筆不遑之秋。且卒如其意。來止忻忻也。觀其回首一偈。謂茲山之老衲再來。而前緣爲益信矣。嗟乎。衲昔當蜀經灰劫餘。吳帆萬里。來禮願王。山水羈人。若逢吾故。于伏虎古迹。不惜頂踵。薤草開林。爲願王廣大行。數十年間。未敢少懈。招提大概。始觀厥成。溯洄壯遊。曾幾何日。而今且倏近桑榆。質衰蒲柳矣。讀太史遺編。兢兢然唯恐以緣爲太史羨者。徒亦以緣爲太史謝之也。幸荷護法諸大檀越。善太史之勝因。覓以棗梨。授之剞劂。俾與山靈同貞不朽。竊幸太史有願克諧矣。然則太史豈僅與山爲緣。而山又豈

峨眉山志卷首 一 舊序三 修山志記 補遺記
僅與太史爲緣哉。今而後後戒禪身。廣象教力者。欲有以各證其緣。卽以斯志爲龜鑑也可。

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菊月穀旦。伏虎寺住持海源謹識。

修山志說

名山可以神會。不可以目窮。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傳。言傳者其迹耳。而山之精靈不與焉。要其迹。亦不可以不傳。則言固未可廢也。肄樟棲霞飲谷。方外自遣。素奉教於梅莊何先生。一旦先生以憲副素徵曹先生之命。舉峨眉山志下商。樟愧謏劣。罔所識知。然聞工人之治器也。遇大器。必專心致志。畢思殫慮以治之。故器可成。而不憂其窳敗。峨志之役。大器也。於是細加參考。字斟句酌。釐正倫次。汰黜影附。分別條項。校訂訛舛。增益新聞。每條以小序數語引其端。俾便省覽。凡以敬愼厥事。庶幾以言傳者。不至言之過而流於溢。言不及而失於隘焉耳。古戎後學宋肄樟謹識。

補遺峨眉山志記

峨山爲坤輿具瞻。昔人言之詳矣。予幸承乏斯邑。得以循其麓而躋其巔。陟險窮幽。登峯造極。眞極天下之大觀。然而名山形勝。以心契。不以目窮。公餘之暇。嘗取志書而卒讀之。神之所遊。不啻足之所履。惜乎書多脫簡。不能徧觀而盡識也。爰博訪都人士。得家藏舊志一部。悉心校閱。閒有後人添入詩章。錯訛殘缺者。舊本不載。未敢妄增。仍闕以待補焉。其餘字迹之模糊。書目之失次。篇章之遺亡。悉照舊本。一一更訂增入。統計原板及添刻共三百二十六塊。刷印成編。俾後之遊峨山者。可以按籍冥搜。卽不遊峨山者。亦得開卷而攬全勝也。是爲記。

清道光十四年甲午四月之吉。賜進士出身。知峨眉縣事。粵東胡林秀識。

峨眉山舊志凡例

一修山志。與郡邑志不同。是編凡關係山中形勝。僧家典故。雖細必書。其有高山大川。琳宮寶刹。不係峨山地界者。一概不敢妄入。

一是編原本并研胡閣老譯峨籟。兵火之餘。山中片紙隻字俱無。其書所載。不忍一

字遺失。所輯前人詩賦。俱經壽梓。其餘憑仗別集網羅。及各寺僧抄錄名賢題詠者。僭妄刪去十之一二。非敢立異。亦以成美云爾。

一志以徵信。不可貪圖怪異。摭摭成編。如上林橘柚。芳洲杜若。取快一時。貽譏千古。是編凡禪宗仙伯。非確在峨眉修真養性。及投筇飛錫。過化此方者。不敢妄入。其餘土產方物。除茶筍之外。如雪蛆。空青。放光石。雷威琴之類。古有是名。今無是物。必後人傳訛襲響。重爲地方累。特爲剖白。纖悉識者辨之。

一是編除原本譯峨籟外。止據四川總志。及嘉定州峨眉縣志。蜀中廣記等書。取裁不廣。考訂不精。止可爲名山留一影像耳。

一峨眉山道。前後名賢游記。開載甚詳。然亦有蠟屐所過。親攜筆札登記者。亦有事後默識。記一遺十者。又有旁詢住僧。及輿徒阜俛者。言語錯亂。頭尾倒置。或將歸路。認爲去路。或卽一處指爲兩處。今皆一一咨詢。考訂詳明。以後登山。如聚米書裙。免致車中指視。頗稱快事。

一舊志遺史無從考訂。謹據峨眉縣志所列山水無多。至山中老僧傳說半多附會。如一青蓮峯。分爲二峯。曰大尖。曰蓮華。一井絡泉。稱爲五處。曰聖水。曰觀音。曰通精。曰半月。又名賢遊記中有本無是山。偶憑耳食。又登掌記者。如大歡喜亭。八十四盤上。有杪羅坪。查杪羅坪。在千佛頂後。與師子羅漢等坪同列。若初登頂時。並無所謂杪羅坪者。如以杪羅得名。此花徧滿山頂。如秦廬。粵鍾。何處無之。華嚴閣。圓通庵。全無影響。今皆一一改正。前人有知。想亦喜稱起予耳。

一山中舊有庵堂寺院。名目極多。滄桑後。金壁瓦礫。梗梓梧丘。不敢盡爲淹沒。僅留虛名於楮墨間。在愚見。不問孤居侶處。現前佛屋連椽接棟。儘可爲容衆棲身之地。不必又拘興復之說。再圖募化。徒費精神。是在高明毅然作一豎利。竟義也。可一志成。每苦上臺檄取。爲往來應酬之用。僧家拮据。楮蠟供給。工匠酒食之類。轉成大累。今當預啓當事。凡欲取志。乞攜紙墨。及工匠飯食入山。自行印刷。似此功德。勝比尋常供佛飯僧十倍也。

清康熙十一年壬子仲秋望後四日華陽山人蔣超謹識。

新訂凡例四則

一舊凡例第一條謂山中形勝僧家典故雖細必書是矣。唯普賢菩薩爲此山之主。僅於形勝門列諸經發明半紙餘。其中多係臆說訛傳。唯楞嚴圓通章爲實錄。殊多遺憾。故今略引華嚴法華各大乘經及僧傳所載確實可據者。將普賢菩薩本迹感應表彰出之。爲聖迹門。俾閱者得生信仰。而有所遵行。以獲受用實益耳。

一山中形勝舊志將峯巖臺石等分類錄之。絕少貫串。令人茫然於前後上下各位置。求之遊記中。又嫌過多。且各人所記不同。莫衷一是。今於卷首列新增圖說。閱者按圖探路。恍如身入其境。足增臥遊之興。而原有遊記酌加刪削。免繁多寡味。一峨眉雖非必爲華嚴之光明山。而光鐙示現之奇特實爲諸名山首屈一指。誠如觀音大士所謂現種種不思議色。淨光明網。攝取衆生者。豈非普賢之大願力有以致之歟。故特闢靈異一門。將遊記中之見光見鐙及其他感應事迹彙入之。示